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四)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誌 雜 書 讀

(四)

著 孫 念 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雜誌

漢書第三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脫八字

江陽康侯蘇息。史表作蘇嘉念孫案此條第三格內當有四月壬申封三年薨八字。四月者景帝六年四月也。息薨其中二年則為懿侯盧之元年。史表云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是其證。其中二年懿侯盧嗣云云則當在第四格內。今本第三格內脫去八字而第四第五第六三格內之字皆以次移上一格當改正。

陸彊

迺侯陸彊。念孫案陸彊史表作隆彊。釋名謂車蓋弓爲隆強。索隱本作李隆彊。案今本史漢表及水經注皆無李字。而不言漢表作陸彊。則今本作陸者譌也。水經巨馬河注云涑水東南流逕迺縣故城東。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彊爲侯國。字亦作隆。

摘侯徐盧

容城摘侯徐盧。念孫案摘當爲唯。且當在侯字下。容城侯唯徐盧者。唯徐其姓也。盧其名也。史表作侯唯

徐盧。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如是。或改唯為攜者。非。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

徐盧為侯國。百官表曰。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為太常。唯塗即唯徐。光乃盧之孫也。或以證法息政外

交曰。攜而謂攜為證。非也。此字各本皆作攜。不作攜。乃是唯之誤字耳。後人既誤以攜為證。又誤以徐盧

二字為上姓下名。遂改侯攜徐盧為攜侯徐盧。而不自知其謬也。容城侯唯徐盧。與上文之安陵侯于軍

桓侯賜。桓史表作垣縣名也。迺侯陸彊。下文之易侯僕黜。翕侯邯鄲。皆匈奴降王。而皆無證。唯范陽侯代。亞谷侯盧

它之有證耳。又周勃傳。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案彼文徐盧上脫唯字。史記

而注文之唯徐盧。即唯徐盧之誤。則此文之本作唯徐盧益明矣。引之曰。徐疑當作涂。涂與塗同。故百官

表作唯塗。涂徐字形相似。世人多見徐。少見涂。故涂譌為徐矣。

范代

范陽靖侯范代。念孫案。下范字衍。史表作靖侯代。水經易水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

封匈奴降王代為侯國。皆無范字。史記孝景紀正義引漢表。亦無范字。上文之桓侯賜。下文之翕侯邯鄲。

皆不書姓。則匈奴降王。固有不書姓者。

舞陽

親陽侯月氏。舞陽。念孫案。舞陽當作舞陰。此涉下文舞陽而誤也。史表索隱云。漢表在舞陽。則所見本

已誤。親與瀨同。說文地理志水經。竝言瀨水出南陽舞陰。今本（譌作舞）水經改。此侯所封。在瀨水之北。舞水之南。故曰瀨陽侯。而其地則屬於舞陰也。舞陰與瀨水。皆在舞水之南。今瀨水出南陽府泌陽縣東北。而舞陽乃在舞水之北。舞陽故城。在今舞陽縣西。則瀨陽之不屬舞陽審矣。

安樂 昌

安樂侯李蔡。昌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地理志樂安屬千乘郡。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史表百官公卿表。及史漢李廣傳衛青傳。皆作樂安。唯此表作安樂。故李廣傳注以此爲誤也。昌上當有博字。寫者脫之耳。索隱引此已誤。地理志博昌樂安。竝屬千乘。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北。博昌故城在博興縣南。二縣本相近。蓋封於樂安。而食邑在博昌。故上書樂安侯。而下書博昌小司馬以爲琅邪之昌縣。非也。

軹 陟軹

軹侯李朔。念孫案軹上有涉字。而寫者脫之。據表云在西安。地理志西安屬齊郡。則非河內之軹縣也。史表及衛將軍傳。竝作涉軹。本書衛青傳作陟軹。字之誤耳。涉軹乃侯名。非縣名。史表索隱云。涉軹猶從驃。皆當時意也。故上文有涉安侯。

匈奴河

從粟侯趙破奴。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念孫案奴字涉上下文匈奴而衍。史表無
 奴字。武紀云遣匈奴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薛瓊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粟侯趙破
 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今本匈奴下亦衍奴字。衛霍傳亦云趙破奴為匈奴河將軍攻胡至匈奴水。史記同又大宛傳云道
 從驃侯破奴將兵至匈

龍侯 雙侯

龍侯。摎廣德。又南粵傳。封摎樂子廣德為雙侯。晉灼曰。雙古龍字。各本謂作雙。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雙字。今據史傳索隱引改。史表
 作龍亢。索隱曰。晉灼云。龍關。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南越傳亦作
 龍亢。索隱曰。龍亢屬譙國。念孫案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龍侯者。傳寫脫亢字耳。南粵傳作雙侯
 者。龍亢二字合譌為一字。而亢又譌為木耳。雙乃房室之疏。非古龍字。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強為之說。集韻
龍古作龔。即沿晉灼之誤。而蕭該遂以有亢字者為非。地理志。龍亢屬沛郡。龍亢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西。後漢屬沛國。晉改屬譙
 郡。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為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書之譌脫而謂龍下本無亢字也。小司馬云。
 龍亢屬譙國。本不誤。而其注史表。又為蕭該所惑。且附會以魯之龍邑。則其謬滋甚矣。

下鄜

下鄜侯左將黃同。師古曰。鄜音孚。念孫案師古音非也。鄜當為鄜。南陽郡之屬縣也。如淳曰。鄜音隨。隨之

蹟。史表作下酈。水經湍水注曰。湍水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城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封左將黃同爲侯國。字皆作酈。且表在南陽。則是酈字明矣。若酈縣則在左馮翊。不在南陽也。

瓠

瓠。讀侯扞者。師古曰。瓠讀與狐同。讀音之涉反。地理志曰。河東郡狐。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瓠讀侯扞者。集解徐廣曰。在河東。瓠音胡。索隱曰。卽狐字。念孫案功臣表之瓠。卽地理志之狐。則瓠乃瓠之譌也。隸書瓠或作瓠。因譌爲瓠。又譌爲瓠耳。說文玉篇皆無瓠字。廣韻十一模。亦無瓠字。集韻十一模。瓠。孤切。瓠。讀音地名。又攻乎切。瓠。漢侯國。在河東。則瓠。讀爲瓠。讀之譌明矣。師古注王子侯表之瓠。音節侯息。云瓠卽瓠字。又音孤。卽涉此而誤也。

康侯最

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念孫案最上當有路字。

題侯 邗侯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太子。侯鉅鹿。謂食邑鉅鹿。邗侯李壽。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河內。謂食邑河內。師古曰。邗音于。百官表亦作邗侯。又武五子傳。詔曰。其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韋昭曰。邗在河內。孟康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漢紀孝武紀。題侯作蹠。

侯。邗侯作抱侯。念孫案漢紀是也。隄音特計反。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背相隄。李頤云。隄。蹋也。封李壽爲隄侯者。爲其足蹋開戶以救大子。上文云。大子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錫開戶是也。廣韻。隄。題竝特計切。聲相同。故字相通。而師古題字無音。則已不知其爲隄之借字矣。封李壽爲抱侯者。爲其抱解大子。上文云。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內者。謂抱侯之食邑在河內。非謂河內有抱縣也。隄書抱字或作抱。邗字或作邗。二形相似。故抱譌作邗。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邗城。傳二十內有抱縣也。隄書抱字或作抱。邗字或作邗。二形相似。故抱譌作邗。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邗城。傳二十四野王縣西北有邗城。杜注河內正與功臣表之河內相合。遂改邗爲邗。不知邗乃抱字之譌。且隄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非舊有之縣名也。韋云邗在河內。則已誤認爲邗城之邗。水經沁水注亦云。邗城當大行南路。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蓋此字之譌已久。不始於師古。漢紀云。男子張富昌爲卒。足錫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上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隄侯。即用漢書之文。足正諸家之謬矣。

厲溫敦 呼連累

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連累單于。率衆降侯。念孫案厲上常有烏字。烏厲其姓。溫敦其名也。連當爲速字之誤也。宣紀五鳳二年。匈奴呼遼累單于。帥衆來降。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率其衆數萬人南降。師古竝曰。遼古速字。

外戚恩澤侯表

漢陽

建成康侯呂釋之。漢陽侯祿。念孫案漢陽當作湖陵。史表作胡陵。地理志湖陵屬山陽郡。若漢陽則屬棗爲郡。棗爲自武帝始開。則呂祿斷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陵陽皆字之誤。

侯祖

周陽懿侯田勝。侯祖嗣。念孫案史表作侯彭祖。此脫彭字。

發平

發平侯登景祐本發平作發于。念孫案當依史記作發干。建元以來侯者表衛青傳亦作發干。地理志東郡發干莽曰戢楯則當作干明矣。

濟陽

陽城侯田延年。下云濟陽。念孫案續史表陽成田延年。城成古字通索隱云表在濟陰非也。濟陰有成陽縣耳。而潁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據此則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濟陰有成陽縣。而潁川汝南皆有陽城縣。考延年所封之邑。此表及宣紀酷吏傳竝作陽城。則非濟陰之屬縣矣。而表云濟陰。故小司馬非之。若濟陽則是陳留之屬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十八年

陽城繆侯劉德。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薨。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念孫案十八年。當依景祐本作八年。自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之薨。在前一年。故云八年。

侯輔

建成定侯黃霸。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居攝二年。侯輔嗣。念孫案忠侯之子。不當與父同名。考黃霸傳云。忠侯輔薨。子忠嗣侯。是輔之子名忠。不名輔也。此卽因上文忠侯輔而誤。

百官公卿表

左內史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念孫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據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分置。誤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竝同。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此條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兼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

此自別爲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漢書百官志云：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爲四城，謂掌北軍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惠紀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西城城字相似，又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馮謨本於此下加掌四城三字，又引師古注爲證。亦以外字上屬。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八四竝同。師古以外字屬下讀，亦非。

將大夫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念孫案將下有軍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是其例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

皇太后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念孫案皇太后三字，後人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太后者，言后與公主，則太后可知。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竝作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本竝作皇太后大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竝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無皇太后三字。張晏注高紀亦同。

戊戌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倉免。通鑑漢紀七同。念孫案戊戌當爲戊辰，其後二日爲庚午，故下文云：庚午，御史

大夫申屠嘉爲丞相。下文又云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漢紀亦云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則庚午二字不誤。若戊戌則在庚午前三十二日。乃七月非八月矣。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

殷容

元朔五年。中尉殷容。念孫案。殷容當爲殷宏。草書之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元朔五年。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漢書同。索隱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則此文之作殷宏甚明。

錯簡十九字

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鼻自殺。念孫案。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而張湯即以是日爲御史大夫。不得遲至三年也。史表書御史大夫湯。正在二年下。漢紀亦云。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錯簡十二字

地節三年。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念孫案。此十二字。當在四年下。七月二字。與上文相複。則其爲四年之七月可知。宣紀外戚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霍禹事。皆在四年。

七月

綏和元年。七月甲寅。大司馬根。賜金安車駟馬。免。念孫案。七月當爲十月。漢紀云。綏和元年。秋八月庚戌。

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則漢表本作十月明矣。通鑑漢紀二十四云。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亦本於漢表。

十一月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漢紀十一月丁卯。作七月丁巳。通鑑漢紀二十五。作七月丁卯。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馬。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案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

古今人表

柏夷亮父

柏夷亮父。顓頊師引之曰。亮即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作夷。形與亮相似。因譌為亮。今作柏夷亮父者。一本作夷。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岳。郭璞曰。伯夷父。顓頊師。伯與柏古字通。故表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以木是也。呂氏春秋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皆其證。路史分柏夷父。柏亮父為二人。非也。

邢侯

邢侯鬼侯。又史記魯仲連傳。昔者九侯。郭侯。郭俗書文王紂之三公也。徐廣曰。九一作鬼。明堂位。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

曰鬼侯殷本紀作九侯。九鄂一作邢。趙策作鄂。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邢。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鄂一作邢。趙策作鄂。竹書紀年曰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邳侯羅泌路史國名紀曰九侯鄂侯紂三公。邢侯亦紂三公。或云邢侯卽邳侯。或云卽邢侯。俱非。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邳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念孫案羅說非也。魯仲連傳之鄂侯一作邢侯。又作邳侯。殷本紀之鄂侯一作邳侯。紀年有邳侯而無鄂侯。趙策有鄂侯而無邳侯。古今人表有邢侯而無鄂侯。是邳卽鄂之譌。而邢又邳之譌也。趙策曰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此卽世紀所謂鄂侯以忠諫死者也。作邢者字之誤耳。羅謂鄂侯邢侯皆紂之三公非也。鬼侯鄂侯文王爲三公。若加邢侯則爲四公矣。

寺人

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引之曰左傳徒人費本作侍人費。侍與寺同。說見經義述聞。

雍人稟

念孫案此當作雍稟人。稟古廩字。左傳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賈注曰雍廩渠邱大夫也。見史記齊世家集解。昭十一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杜注曰渠邱齊大夫雍廩邑。史記則謂之雍林人。廩林聲近。秦本紀曰齊雍林人殺無知管至父等。今本雍林人作雍廩。乃後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不曰雍林而曰雍林人者。當史公時左傳未有章句。

故誤以雍林爲邑名而言雍林人殺無知也。此表作雍稟人亦沿史公之誤。而今本作雍人稟則義不可通。或以人爲衍字亦未合班氏之旨。

陳應

梁氏曜北人表攷曰未詳。念孫案潛夫論慎微篇曰楚莊出陳應爵命管蘇故能中興彊霸諸侯則應爲楚莊王臣故列於五參申公子培之間。

衛殤公焱

衛殤公焱師古曰春秋焱作剽。襄二十六年念孫案焱當爲焱字之誤也。焱焱字形相似書傳不可枚舉剽焱聲相近故字相通。襄十四年左傳衛人立公孫剽釋文剽匹妙反一音甫遙反甫遙則與焱同音焱通傳。至風起猶剽之爲焱矣。史記十二諸侯表作狄衛世家作秋狄與秋又皆焱之譌也。淮南兵略篇發如焱風今本焱作謂秋亦音七遙反與剽焱音近而通失之。

琴牢

引之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注以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衛人字

開一字張。又序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子雍所僞撰。何得據之而改漢書乎。杜預左傳注。琴張字爲家語所感。賈逵鄭衆注左傳。以琴張爲顓孫師。而服虔駁之曰。子張少孔子四十餘齡。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三家注。何不據之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孟丙

念孫案孟當爲孟昭。二十八年左傳。孟丙爲孟大夫。杜解補正。改孟爲孟。說云。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案顧說是也。左傳釋文。孟音于。下文同。孟音于者。指孟丙而言。下文同者。指孟大夫而言。是陸氏所見本。兩孟字皆作孟也。或謂下文同三字。指注文之太原孟縣而言。廣韻孟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孟丙。廣韻非也。若然。則當云注同。不當云下文同矣。本於唐韻。是孫愔所見本。亦作孟也。自唐石經始。譌爲孟丙。而各本遂沿其誤。蓋世人多聞孟姓。少聞孟姓。故孟譌作孟。下文之狐鸞。師古曰。卽孟鸞。字亦譌作孟也。地理志作孟丙。而此表作孟丙。明是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或謂此字師古無音。則當是孟字。不知地理志之孟縣。師古亦無音。蓋孟字本不須作音也。水經汾水注云。洛陰水。西逕孟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爲大夫之邑。以孟丙爲孟大夫。卽本於地理志。今本作孟丙。亦是

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顧非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云孟晉大夫孟丙邑。明汪文盛本如是。他本志陽曲縣故孟城。漢孟縣也。本春秋時晉大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孟丙爲孟大夫。太平寰宇記同。此皆本於水經注。而孟丙之孟無作孟者。

榮聲期

榮聲期。師古曰。卽榮啟期也。聲或作啓。攷異曰。聲當爲罄之譌。啟聲聲相近。念孫案此因隸書啟字作啓。形與聲近而譌耳。據師古注。則他本固有作啓者矣。不必迂其說。而以爲罄之譌也。

蕩疑

蕩疑。師古曰。卽薄疑也。念孫案蕩卽薄之譌。雖姓亦有蕩。然據元和姓纂。薄姓下引風俗通義云。衛賢人薄疑。通志氏族略通鑑周紀四注並同。則當作薄明矣。呂覽務本。韓子內外。淮南內篇道。竝作薄疑。無作蕩疑者。

脫三字

慎覲王念孫案。此下各本皆脫顯王子三字。當依景祐本補。

漢書第四

律曆志

比黃鍾之宮

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念孫案比黃鍾之宮，本作以比黃鍾之宮，與上文以爲黃鍾之宮，句同一例。今本脫以字。舜典及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白帖三十一，引此竝作以比黃鍾之宮。呂氏春秋大樂篇說苑脩文篇及晉書律厯志竝同。

著於其中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念孫案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廢著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著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證。

振美

振美於辰，念孫案美當爲羨，字之誤也。淮南主術篇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並譌作美。羨之言延也。三月陽氣方盛，句萌奮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璧羨，康成曰：羨，猶延。張衡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綜曰：羨，延也。周官人注曰：隱，羨道也。隱元年左傳注作延道。是羨爲延長之義也。太玄幽數，辰戌丑未，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

義振羨二字俱是辰字之訓。孽萌於子引達於寅冒弗於卯畢布於午昧發於未申堅於申留執於酉該闕於亥皆以兩字共釋一字若作振美則非其指矣。月今正義引作美亦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續漢書律曆志史記律書索隱引此竝作振羨於辰。

斂更

斂更於庚念孫案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庚爲斂者斂當爲改字之誤也。鄭注月令曰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玄玄數云庚取其改更皆其證也。續漢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

一爲一分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念孫案一爲一分本作一黍爲一分。脫去黍字則文義不明。周官司市疏典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書律曆志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爲一分。漢紀同。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漢書攷異曰歲陰與大歲案歲陰即大歲也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曰大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三統曆。說詳大歲改當大初元年議造漢曆安得有超辰之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本作四千五百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曆改之也。史記曆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秦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爲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曆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曆乃殷曆。說見下。與三統曆不同。開元占經古今曆積篇。劉歆三統曆。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曆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顛項上元乙卯。夏曆上元乙丑。殷曆上元甲寅。周曆上元丁巳。魯曆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曆同。此云前曆上元秦初闕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曆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緯倅之書。多據殷曆。大衍曆議曰。緯所據者殷曆也。故易乾鑿度曰。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大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書律曆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此紀即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今本學誤作並。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曆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大歲在子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得大初本星度。引之曰。大歲在子。子當爲寅。後人

改之也。玉海律曆部引此已誤。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蓋所謂前曆者殷曆也。黃帝以下六曆。惟殷曆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曆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曆積篇。殷曆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曆議曰。湯作殷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元封七年。與殷曆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甲寅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爲曆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月。夏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尚書考靈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今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提格。葦建星牽牛。皆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也。易乾鑿度曰。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太平御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闕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其曰紀日甲子。曰太素十一月。卽此所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闕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卽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言大歲皆用夏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七年卽大初元年。據武帝紀。大初元年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獨多三月。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月。爲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詳見大歲考。殷曆甲寅元表。後人見下文歲術曰。數從丙子起。

又說大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遂改寅爲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大初曆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說見大歲考大歲在寅乃殷曆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在寅則不在子不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乎錢氏曉徵不悟在子之文爲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提格之歲不合乃爲之說曰大歲在子爲大歲攝提格之歲則爲大陰見潛研堂文集豈知在子本爲在寅即上文之攝提格而無庸強爲分別乎或曰漢大初曆元固丙子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曆法而必以爲殷曆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旬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逵論曰大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曆之文而非大初曆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爲殷曆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曆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曆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曆而中間乃言漢大初曆者乎殷曆紀元爲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大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壽王曆迺大史官殷曆也是殷曆爲大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大史令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造漢曆故用大史官殷曆而以甲寅爲元至鄧平造曆更以丙子爲元徐幹中論曆數篇成哀之間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曆案三統曆以丙子爲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曆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三統歷世篇曰漢曆大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曆所引漢志已謂大初元年歲名困敦者天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曆本以丙子爲元不始於三統曆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大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辰日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

元在丙子矣。而是歌作於鄧平定曆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爲元可知。而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見下文。故壽王挾甲寅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曆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曆之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曆。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造曆。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謂顯頊曆以立春爲節首。詳見大歲考。今改用冬至爲節首也。節首起於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惟殷曆甲寅元而已。故曰闕逢攝提格之歲。又曰大歲在寅。然六曆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帝元用辛卯。顯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曆元所在。代有變易。殷曆元用甲寅。而漢曆因之。則無以別於殷曆。故又取是年顯頊曆之大歲。而以丙子爲元。顯頊曆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考。以表一代之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也。史記封禪書說大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本書武紀。則以爲五月正曆。蓋漢曆成於鄧平。鄧平之曆。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謂選鄧平等造漢大初曆也。曆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常司馬遷等議造漢曆。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曆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曆。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曆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大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曆之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曆元。惟用甲寅。若謂是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曆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卽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

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尚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旣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爲義也。大歲在午。在敦牂。大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曆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初六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念孫案。林鍾下更有林鍾二字。林鍾初六。與黃鍾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周官大師疏引補。

易九厄

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注曰。易傳俗本傳下衍也。字文選左思雜體詩注。劉琨勸進表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曹植王仲宣誄注。所引並無。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漢書考異曰。九厄當爲无妄。易雜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應劭云。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儒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康以爲易傳。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劉涓子注吳都賦。引漢書此條。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尙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條。並作陽九厄。則唐時已譌。不始於近代矣。引之曰。作陽九厄者是也。下文孟康注曰。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

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此正釋陽九厄三字。陽九厄蓋三統歷篇名也。陽厄五陰厄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故以陽九厄名篇。三統閏法陽九厄曰者。言三統閏法陽九厄篇有云也。孟康注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謂三統陽九厄篇所云。卽易傳所謂陽九之厄也。俗本陽字誤而爲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以易九厄爲易傳。何不察之甚也。據李善注左思魏都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厄。足正今本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曰。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曆志具有其事。以上吳都賦注案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无妄之語。蓋連引易无妄說及漢志。非謂易无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志陽九厄果爲易无妄之譌。則陽九厄曰下亦當有災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无妄之文相同。今無此語。則非易无妄也。且志文若作易无妄。則孟康及師古必釋无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而不及易无妄邪。錢說非。

脫一字

實如法得一句。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念孫案實如法得一下當更有一字。

大歲日

算盡之外。則大歲日也。漢書攷異曰。日字誤。當云大歲所在。引之曰。日字不誤。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大歲日辰。爾雅曰。大歲在甲曰闕逢。此大歲所在之日名也。又曰。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大歲所在之辰名也。淮南天文篇曰。大陰所居。日爲德。辰爲刑。大陰所居。謂大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卽大歲所起之日辰。

三月

粵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說見經義述聞尙書既死霸。引之曰。三當爲二。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爲二月明矣。武成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二十二度

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念孫案二十二度。當爲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井十六度。然則鶉首之六度。井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禮樂志

夫婦之道苦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念孫案孟說是也。行鹽。謂不堅固也。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鄭

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曰。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即行鹽。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章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鹽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鹽。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師古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鹽。食貨志。器苦惡。如澆曰。苦。或作鹽。不攻嚴也。是也。而師古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辯見食貨志。

曲爲之防

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解上二句云。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念孫案。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庶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相對爲文。則曲非委曲之謂。

未嘗

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仲舒傳補。

壽何以不若高宗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念孫案：古文尙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尙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尙書也。師古不見今文。又未旁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大不備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念孫案：此文兩言大不備。語意重複。下大不備。當是衍文。或古惑字。言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於此也。注非。

以功定天下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念孫案：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義聲音篇。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通典樂一並同。

詩語

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念孫案。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為詩歌字之誤也。說文作譌。五行志。怨謗之氣發於譌謗。上文曰。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箎弦。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歌足以感心。承上詩歌而言。則語為歌字之誤明矣。漢紀孝惠紀。正作詩歌。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譌。蓋此篇內歌字。本皆作譌。後人亦必改為歌矣。

鄭衛宋趙



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念孫案。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疋。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

營亂富貴之耳目 為妻妾役使所營

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為回繞。所謂望文生義者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惑也。從目。營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榮。通作營。又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聞。莊子人閒世篇。而目將榮之。向崔本榮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

貸色而不可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是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爲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爲其所惑也。師古訓營爲繞，誤與此同。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說見後連語下。

永至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通典樂念孫案：永至二字，於義無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於廟中，故下文云：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齋肆夏也。禮字古文作，永字隸書作，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樂而誤。

高祖廟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念孫案：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增祖字。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

曰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念孫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更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云。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明示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念孫案上一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祁亦曰。邵本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慶陰陰

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垂陰覆徧於下。念孫案慶讀爲羌。發聲也。

帝臨中壇。制數以五。后土富媪。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字也。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念孫案郊祀志云。具秦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爲厭食。猶此歌之言四方承宇也。若如劉說。以帝爲天子。則與四方承宇句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擡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文義相同。則顏說是也。又下文制數以五。卽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晏

以爲祭后土之歌是也。劉云：謂武帝改服色而尙黃，數用五，亦非。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爲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又云：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媪，亦非。信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

壘處

霆聲發榮，壘處頃聽。晉灼曰：壘，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壘與巖同。言雷霆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念孫案：晉說是也。古書多以巖穴連文。故說文龔字注及楚辭七諫注，並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霆聲發榮，壘處頃聽。師古以壘爲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崖言之。

西顯

郊祀歌：西顯沆瑒，秋氣肅殺。韋昭曰：西顯，西方少皞也。師古曰：沆瑒，白氣之兒也。念孫案：韋以顯爲少皞，非也。西顯，謂西方顯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顯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顯天。淮南天文篇作顯天，高注同。說文：顯，白兒。楚詞曰：天白顯顯。故曰西顯沆瑒。秋氣肅殺，師古以沆瑒爲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青陽，夏朱明，秋西顯，冬元冥，則顯爲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

顯也。若少暴則對大暴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

遠姚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僂姚，言飛揚也。念孫案姚讀為遙，遙亦遠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昭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案盛與成同，成亦功也，說見荀子。楊倞曰：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

關流離

關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集。遠道不祥，善者則抑黜之，以申懲勸也。念孫案：師古以關為開，以流離為不得其所者，則關流離三字義不相屬。故增數字以釋之，曰：為開道路，使之安集，其失也迂矣。余謂流離者，梟也，所以喻惡人。邱風旄邱篇流離之子，陸機曰：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關之言屏除，謂屏除惡人也。荀子解蔽篇關耳目之欲，楊注：關，屏除也。字亦作辟。周官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司農注：辟，除姦人。關流離，抑不詳。兩句同義，皆承上文圖甸虐，熏鬻殛而言。

求其清流

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念孫案：上句當作猶濁其源而求清其流，今本清其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刑法志

沈斥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薛瓚曰沈斥水田爲鹵也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也念孫案沈當爲沈胡明反。沈大澤也其字或作沈或作坑或作亢又爲鹽澤之名其字或作甃或作坑說文沈大澤也徐鍇傳引博物志曰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沈廣雅曰沈斥澤池也玉篇曰甃鹽澤也太平御覽地部四十引述征記曰齊人謂湖曰沈沈與斥同類故志以沈斥連文故薛瓚以爲水田爲鹵漢紀孝文紀作除山川坑斥坑與沈同斥今本作壘非蓋後人誤以坑爲坑壘字因改斥爲壘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斥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岸因誤而爲岸三十六井定出賦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從亢之字隸或作亢故沈字或作沈一誤而爲沉再誤而爲沈師古不達乃曰沈謂居深水之下其失甚矣沈坑亢三字諸書或誤爲沉或誤爲沈或誤爲坑或誤爲元而學者莫之能辨也凡從亢從元從尤之雅釋本坑魚毒今本坑誤作坑廣雅釋宮坑道也今本坑誤作甃齊語至于石坑補音坑苦浪反作坑者非列子黃帝篇攬批按釋文沈一本作坑淮南說林篇在於批沈今本沈誤作何楚辭七諫與藥鹿同坑今本坑誤作坑史記仲尼弟子傳原亢籍正義亢作亢漢紀孝昭紀楚亢陽舉兵於外風俗通義曰謹今本亢誤作亢後漢書光武紀咸宮與延岑戰於沈水注本或作沈水及沈水者並非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數沉字皆沈字之誤沈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沈大水一曰大澤者也故曰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淮南御真篇注沈沈是爲大治高注沈沈沈盛貌也注讀王莽之莽沈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數沈字亦沈字之誤茫茫沈沈即莽莽沈沈故高注以爲盛貌漢書禮樂志西顧沈礪師古曰沈

穉白氣之貌也。故曰：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若作沈沈，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蟲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藏。沈亦沈之。沈與象量藏為韻。渾與沈一聲之轉。渾渾沈沈，猶言茫茫沈沈耳。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沈又為鹽澤。故曰：斥鹵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包方城，縣風俗通曰：沈澇也。言乎淫淫澇澇，無崖際，是其證也。太平御覽引作言其平望沈莽無崖際也。水經河水注曰：濕水東北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煮坑水為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說見淮南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並作沈，是其證也。又文選西京賦：游鷗高翬，絕阮踰斥，阮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阮即沈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阮，李善注：阮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阮澤，皋牢陵山，陵與山同類，阮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阮為壑，亦失之。

載旆

詩曰：我王載旆，有虔秉鉞。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並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與師伐桀也。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曆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毛傳訓旆為旗，非也。說見經義述聞。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與師，本由仁義，雖執成鉞，以敬為先，與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

憐之

或轟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念孫案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

入舂槁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槁。念孫案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

議事以制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鑄於鼎也。引之曰。議讀爲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爲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傳。

失本惠矣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念孫案本惠當爲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死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食貨志

農民戶人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念孫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

下衆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引此。並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尙未誤。

燎

所以省費燎火。念孫案景祐本燎作寮。毛晃增脩禮部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並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寮以爲明火以爲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爲燎矣。

世 天之行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念孫案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道也。劉彖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下行也。曲禮。去國三世。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謂歲之不足也。史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飢饉。天之常行。

慈母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念孫案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

父者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作慈父。

聚於力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案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力。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暴虐 暮改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景祐本暴虐作暴賦。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周官通以政爲征。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暴賦言之。作政者借字耳。政字。師古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暴賦。漢紀及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同。朝令而暮改。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朝令暮得。

生葉 稍耨隴草 隴盡

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耨。長終晦。一晦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苗生葉以上。稍

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念孫案。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隴其土。以附苗根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隴盡而根深。本作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明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又作隴盡平而根深。

庸輓犁

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念孫案。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飲。比。佺。更。佚。與迭同。代也。廣雅同。齊曰。佚。江淮陳楚之間曰。佺。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犁者。猶言更輓犁代輓犁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音佚。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謂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爲功。則未考方言也。

減其賈而糶

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賈而糴。今本脫下其字。依上文及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此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李悝說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以利民。此民字對農而言。下文民便之三字則兼農而言。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一。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並作減其賈而糴以利民。漢紀作減賈而糴。以贍貧民。義亦同也。

脫三字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臧繼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臧繼百萬。念孫案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義門讀書記曰。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

五穀不爲多

賈誼諫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爲音于僞反。不爲多。猶言爲之不多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五穀不爲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爲音于僞反。不音于僞反。五穀不爲者。爲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章注曰。爲成也。廣雅同。呂氏春秋任地篇曰。種種禾不爲種。種重禾不爲重。言不成

種不成重也。墨子雜守篇曰：歲不爲賈子擊產子篇曰：歲適不爲，皆言歲不成也。史記天官書曰：風從西北來，戎菽爲集，解引孟康漢書注曰：爲成也。淮南天文篇曰：敦牂之歲，禾不爲，協洽之歲，菽麥不爲，本經篇曰：君臣不和，五穀不爲。高注曰：不爲五穀。續漢書律曆志注引易緯曰：小寒暑未當至而至，來年麻不爲，穀雨暑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是不爲，卽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曰：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謀馬邑

王恢謀馬邑，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十餘萬衆

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十餘萬衆，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將字。

富商賈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念孫案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字。

苦惡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如淳曰。苦或作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苦味器又脛惡故總云苦惡也。念孫案如說是也。苦讀與鹽同。唐風鴇羽傳云。鹽不攻致也。言鐵器既鹽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爲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鹽惡。匈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

九寸

公龜九寸。念孫案九寸下有以上二字。與下侯龜子龜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禮器正義初學記麟介部引此皆作九寸以上。

五均司市稱師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念孫案第一稱字涉下四稱字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即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以王孫卿爲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

明十一年第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並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並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

蝗蟲

枯旱蝗蟲相因。念孫案。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見月令亦猶禮言草茅。傳言烏烏。荀子言禽犢。今人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今本改爲蝗蟲。辨見經義述聞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皆其證也。又荆燕吳傳。蝗蟲起。史記亦誤作蝗蟲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爲災也。他蟲亦有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爲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蝻也。加一蟲字。則大爲不詞。後漢書酷吏傳注。引漢書無蟲字。

漢書第五

郊祀志

民以物序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念孫案：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凡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敘。此則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似。趙策享萬古之勳。史記趙世家享誤作序。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曆書亦作民以物享。

野雞

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念孫案：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石然也。傳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魄云。謂其聲魄魄然也。師古曰：云傳聲之亂也。則誤讀為紛紜之紜矣。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見史記封禪書集解。師古曰：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引之曰：雉字之見於史記漢書者甚多，皆不為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於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塋雞皆鳴。一篇之中，既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駁文若是之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為雉之別名。杜鄴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深勳是也。一為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遽，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四句之中，而雉與野雞並見。則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鶩雉。其說六畜，則云猥獮狡犬野雞。然則野雞為常畜之雞矣。師古注急就篇云：野

雞生在山野。弱雞屬雞。山雞之類。如此則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雄雞夜鳴耳。見泰族篇。郊祀志之雄雉野非復常畜者矣。何以急就篇數六畜而及之乎。野雞夜鳴。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作野雞夜聲。義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呂后諱者。鳴也。鄭注論語先進篇云。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淮南兵略與漢書同。聲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擊者鳴也。同義。宋王觀國學林引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又引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雉。雉字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爲雉。而妄改之。

盛山

七曰日主祠盛山。齊氏息園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此文盛字譌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山矣。念孫案古字多以盛爲成。則盛非譌字。左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隱五年。十年。十二年。成並作盛。春申君傳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楊倞注。盛讀爲成。

怪迂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師古曰。迂謂回遠也。念孫案迂讀爲訐。說文。訐。詭譎也。字又作謬。說文。謬。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謬言敗俗。謬好敗則。訐謬並與迂通。妄言與詭譎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卻孳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譎也。故賈子禮容語篇迂作訐。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史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

並同也。

參辰南北斗 風伯雨師

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念孫案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鄭注堯典及獨斷風俗通義並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舊說若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名爲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爲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不得不別言之也案晉語曰辰也故與南北斗並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漢書舊儀曰祭參辰星於池陽谷口是其證大宗伯職既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史記封禪書文正與此同而劉奉世乃謂參與南斗爲衍字義門讀書記又讀參辰爲三辰其謬滋甚蓋諸家皆以後世屬辭之例求古人之文故辯論紛紛而卒無一當也

冬

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念孫案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

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通典禮二禮五並同。

祠稷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念孫案稷上脫社字。下文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卽其證。初學記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並作祠社稷。史記同。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念孫案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說見史記直墮其履。汜下下。

奇書

適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念孫案奇書之書。後人以意加之也。少翁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僞。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史記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

意

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喜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念孫案景祐本喜作喜是也喜樂也音許里反喜好也音許吏反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意繼釋文意虛記反獨喜獨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借字耳注當作喜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今本既改正文作喜又互改注內喜喜二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賈子階級篇同喜亦借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喜音許吏反喜好也好爲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爲喜注文喜喜二字亦互改矣唯喜好也之喜未改

上雍

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念孫案上雍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雍上謂武帝也且郊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雍卽其證本書言辛雍者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爲之說索隱本從師古作上雍皆非

冕侯

黃帝得寶鼎冕侯冕侯封禪書作宛胸續孝武紀作宛侯念孫案冕當爲冕冕句音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並作冕句水經濟水篇作冕胸王子侯表楚元王傳並作宛胸今作冕侯者冕冕形近而誤句侯聲近而通故續孝武紀作宛侯也

封禪

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念孫案景祐本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
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續孝武紀。並與景祐本同。
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

君七千 君之 君畜產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念孫案君當依封禪書作居。孝武紀亦作居。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又涉注文汪芒氏之君而誤。上文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居譌作君。義門讀書記曰。封君七千。當如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念孫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此是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爲君。而即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又張鷟傳。大月氏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旣言臣大夏。則爲大夏之君矣。無庸更言君之。西域傳但云西擊大夏而臣之。不更言爲之君也。若亦當依史記大宛傳作居。索隱欲改居爲君。始爲師古注所惑。謂居其地也。下文地肥饒少寇。正承居之二字而言。又薛宣傳。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念孫案君畜產本作居處畜產。居處謂路馬也。若但云君畜產。則遺去下公門一事矣。此居誤爲君。又脫去處字也。通典刑四。正作居處畜產。

泰一鑼旗

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為泰一縫旗。命曰靈旗。念孫案縫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宋祁亦曰。新本云泰一縫。無旗字。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為泰一縫。縫與同。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縫旗也。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鋒。亦無旗字。

空侯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念孫案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宋祁亦曰。邵本空作坎。風俗通義曰。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藝文類聚樂部四引凡將篇云。鍾磬竽笙筑坎侯。蘇林曰。作空侯與瑟。此是以空侯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笙篥引注引漢書亦作坎侯。坎侯即空侯也。故封禪書作空侯。

改元為元封

下詔改元為元封。念孫案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目十月為元封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為元封元年。

東萊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念孫案淳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明堂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句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念孫案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明堂圖中有一殿史記封禪書孝武紀並同續漢書祭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並引作圖中有一殿此省去明堂二字水經汝水注同

商中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念孫案商中本作曆中如注本作曆中曆庭也封禪書孝武紀並作曆中索隱曰如淳云曆庭也今本脫此三字選注補下文詩云中曆有璧云云乃小司馬語非如淳語詩云中曆有璧鄭玄曰曆堂塗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曆西京賦曰前開曆中彌望廣象是也以上史記索隱班固西都賦前曆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選注引漢書並作曆中又引如注云曆庭也是二李司馬所見本並作曆中師古所見本譌作商中如注亦譌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

字連讀而訓爲西方之庭其失甚矣。篆書唐商相似。故唐譌作商。韓詩外傳。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嘗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卽高唐之譌。

脩

脩武帝故事。又王褒傳。宣帝時。脩武帝故事。又王吉傳。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又匡衡傳。君遵脩法度。又孔光傳。守法度。脩故事。又外戚傳。脩許后故事。念孫案。脩皆當爲循。凡言循者。皆率由舊章之謂。作脩則非其旨矣。劉向何武傳並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杜欽傳云。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貢禹傳云。大臣循故事。皆其證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外戚傳。正作循。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形勢篇。

孝惠帝

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說見禮樂志高祖廟下。景祐本無帝字。韋元成傳云。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亦無帝字。

莫大乎承天之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念孫案。莫大乎承天下。本無之序二字。此因下文而衍也。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四句相對爲文。序亦事也。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猶緒也。爾雅曰。緒。事也。猶

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事莫重於郊祀耳。孟子萬章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與此同。若第二句內有之序二字則詞重意複矣。通典禮二有此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成紀無此三字。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王莽奏亦云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

竢

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念孫案竢來也。來天神地祇卽所謂天神降地祇出也。說文竢字解云詩曰不竢不來。此文有誤從來矣。聲爾雅不俟不來也。釋文俟作竢。是竢與來同義。故其字從來也。竢俟竢古字通。

遙與輕舉

世有僂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遙遠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念孫案遙與者疾與也。疾與與輕舉義正相承。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閒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但言其疾與輕舉下文登遐倒景乃言其遠去耳。

足以揆今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材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

揆今念孫案足以揆今上脫往事之迹四字則語意缺而不完當依漢紀補

燔賚南郊 瘞于北郊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賚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念孫案燔賚南郊瘞于北郊當依通典禮二作燔賚於南郊瘞葬於北郊上文云燔賚瘞葬用牲一卽其證

天文志

背穴

暈適背穴抱珥蜃蛭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各本北作背涉上文而誤案章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相似故孟云背形如北字也今改正穴多作鑄其形如半鑄也如淳曰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鑄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鑄鑄抉傷也念孫案抱珥皆內向之名背鑄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鑄鑄字或作譎又作僑呂氏春秋明理篇日有倍僑有暈珥高注曰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僑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珥淮南覽冥篇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然則背鑄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謂其各守所見分離乖異也如以氣刺日爲鑄失之

中宮

中宮天極星。念孫案宮當爲官。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宮並同。說見錢氏史記攷異。

宗廟

亢爲宗廟。念孫案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爲疏廟。篇內凡兩見。索隱曰。文耀鉤云。亢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晉書天文志曰。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曰疏廟。隋書天文志同。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比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有意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

曰哀烏

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念孫案曰。字本在哀烏下。史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徐廣曰。蔚然一云哀烏。索隱曰。漢書作哀烏。則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爲郎位。以上索隱。是郎位爲星名。而哀烏乃衆星相聚之貌。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烏。句。曰郎位。今本作曰哀烏郎位。則哀烏亦似星名矣。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尤非。依烏郎府。引之曰。烏疑當作焉。字相似而誤。哀焉。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皆衆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車牽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卽依也。焉者。狀事之詞。與然同義。若小弁怒焉如擗。秦誓其心休休焉之類是也。衆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焉。

隨星

廷藩西有隨星四。齊曰：案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反。此作隨星，蓋誤。念孫案：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近。說見唐韻正。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史記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篇：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反。

鳥喙 喙爲鳥星

柳爲鳥喙。念孫案：喙當爲啄。音。字之誤也。淮南子論篇：顏啄聚。今本譌作顏喙。字本作啄，或作嚼。通作啄。又通作注。說文：啄，鳥口也。嚼，喙也。玉篇引曹風侯人篇：不濡其嚼。今詩作啄。毛傳曰：啄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啄，鳥鶩也。音竹救反。味，嚼注。啄，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天官書作柳爲鳥注。注，啄古字通。則此喙字，明是啄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須作音，若啄字則當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喙亦啄之譌。爾雅曰：味，謂之柳。柳，鶉火也。襄九年左傳曰：味爲鶉火，心爲大火。是柳星謂之味，不謂之喙。不得言喙爲鳥星。爾雅釋文：味，豬究反。本作喙。許穢反。則亦未知喙爲啄之譌也。

大白還之 鬼魅不能自還

故樊噲從大白軍，憂當其行。大白還之，破軍殺將。念孫案：還當爲還字之誤也。還之誤爲還，猶錄之誤爲還。續律歷志：突已武王始發。

丙午選師。戊午度于孟律。選與逮同。今本誤作選。漢書攷選與逮同。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選。哀公異已辯之。墨子非攻篇選至于夏王桀。今本亦誤作選。漢書攷選與逮同。十四年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選。漢太尉陳球後碑選完祖齊實爲陳氏。太尉劉寬碑末選誅討亂作不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旋吉成侯州輔碑選事和慕后孝安帝安思皇后並以選爲逮。又墨子見上。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及之。則主破軍殺將也。考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文耀鉤並作大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又楊雄傳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深邃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念孫案作還者亦選之誤。選與逮同故一本作逮也。文選亦作逮。張載魏都賦注引此言臺之高峻鬼魅不能及其顛故半途而下墜非謂其不能還也。若云不能至其極而還則加數字以解之已非其本義矣。

歷大白右

辰星歷大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念孫案說文歷過也。言過大白右則與下文出大白右無異。歷當爲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傳剛柔相摩。王注云相切摩也。釋文京云。天官書正作摩大白右。開元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耀鉤云辰星摩大白入相傾。此三字。又引荊州占云辰星從大白光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

從填以重

從填以重。章昭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重謂厚重也。說見史記。

揚

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又鼂錯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並作楊。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徧檢汪本如何武傳之遷揚州太守。儒林傳之揚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揚粵。王莽傳之荆楊之民。大將軍楊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皆作揚矣。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揚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江南曰揚州字亦從木。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揚州。及夏本紀淮海維揚州。楚世家代庸楊粵三王世家揚州保疆。蔡澤傳南收楊越。南越傳略定楊越。其字亦從木。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揚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為據。然亦可見揚州字之本從木矣。夢溪筆談雜誌

稿亦云揚州宜荆。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為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躡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資。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也。本作揚。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冀近。兗信。徐舒。楊揚。荆彊。豫舒。雍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

輕揚之語。遂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改揚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壅州乎。揚州字既改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尙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充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楊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雍壅也。充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楊揚也。較尙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揚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魏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尙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郃陽令曹全碑。兗豫荆楊魏公卿上尊號。奏領揚州刺史。其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揚州。荊州刺吏度尙碑。楊賊畔於□□。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曆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荆楊。陳球後碑。剝落荆楊。蠡極山碑。楊越之樾。□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揚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食揚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正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

寅趙

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念孫案邯鄲卽趙也。辰爲邯鄲。則寅非趙矣。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淮南天文篇及廣雅。並作寅楚。

路踵

石氏曰。名路踵。念孫案。踵本作踵。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踵字皆作踵。而踵字遂廢。天官書路踵作駢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踵。引字詰云。踵今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踵。與史記不同。而今本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繼踵相承。其字正作踵。

其後發病

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亡功。念孫案。其後發病。當依天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既見而速去也。今本疾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疾字不誤。

戰居上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念孫案。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開元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

前方而後高者銳

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念孫案。當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說見史記。

相遇

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念孫案。遇本作禺。禺讀爲偶。謂兩氣相敵偶也。偶。禺古字通。管子海王篇。禺策。史記封禪書。木馬龍轡車一駒。木馬車馬二匹。索隱曰。禺一音。偶。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馬馬代駒。季武紀。禺作偶。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禺。據此。

則司馬所見本正作禹。今作遇者。後人以史記改之耳。或曰若本作禹而讀爲偶則師古何以無音不知師古此篇之注甚少而音亦甚略後人正以師古無音故徑改之耳。

穹闔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闔。念孫案天官書文與此同。索隱曰鄒氏云一作弓闔。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本作弓而讀爲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說文謂之穹隆。說文淮陽名車穹隆輅考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枯橐

城郭門閭潤息枯橐。念孫案枯橐當依景祐本作橐枯。汲古閣本亦作橐枯枯與閭爲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橐。史記攷異已辨之。

十月五星聚於東井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劉敞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東井之說。見魏書高允傳其實非也。下文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

子嬰爲秦王。下遂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柝道旁。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爲受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爲歲首。弗革。若以十月爲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首建十月。而終於九月。其弟四月。避諱。改正月爲端月。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弟四月。無以十月爲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爲十月者。蓋秦用顛項曆。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春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爲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見高允傳。是也。必欲強爲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

三年 旦去

孝景中元年。填星當在觜。參去居東井。其三年三月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念孫案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旦去當爲且去。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下文云。流星始出小。且入大。卽其證。開元占經引此。正作且去。又下文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旦去時大如桃。壬申去。旦亦當爲且。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同。

傷成於戊

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念孫案戊當依景祐本作戊。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戊。今本戊譌作戎。齊氏息圖已辯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下文兩斧戍字。亦譌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

斗樞極

孝昭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閒。念孫案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爲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閒。後人以樞爲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閒也。開元占經客星占七。引此無斗字。

西羌反

後二歲餘西羌反。念孫案上文言七國反。則并及漢滅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并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則并及捕殺故事。此不當但言西羌反。而不及平羌事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西羌反。右將軍奉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

東方有赤白色 南方有

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念孫案東方有赤白色下。亦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太平御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

色氣是其證。又下文一日有兩氣同時起。兩氣二字兼上文東南兩方面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

西南行一刻而止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念孫案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衍。太平御覽谷微部二引。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言幾許也。言謹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西北子亥閒。留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二刻所息。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曰。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並與此所字同義。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正作一刻所止。

五行志

施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兩施字師古無音。念孫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爲弛。經傳通以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中山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念孫案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

有水旱之災 大水

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念孫案景祐本毛本有水旱作亡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爲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左氏春秋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正義曰。此年不書水旱。而劉向之說。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恆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亡麥禾爲大水亡麥禾。故又改此文之亡水旱爲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謬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念孫案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爲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用仲舒之說。

燕壤民室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念孫案燕壤民室。本作漢水出。壤民室。今本

漢語作燕。孔鮒碑爲漢制作。漢字作燕。其右邊與燕相似而誤。文脫水出二字矣。漢水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言水出。而但言壞室。則敘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所。

五曰思。思曰容。容作聖。思慮。宮爲土。爲信爲思。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愬。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容。錢氏曉徵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爲包容之容。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容。非容非容。亦失班氏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躅自用。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今本容作容。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此又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容。本作思心曰容。思心說見下。應注。容。通也。古文作容。本作容寬也。古文作容。容寬也。卽用班氏原文。容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容。若正文本作容。而訓爲通。則容容聲義並同。何必別言之乎。下文容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

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卽應注所本。後人既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爲思。思慮甚矣。甚妄也。其春秋繁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爲思心。羸蟲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思字。蓋古文尙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尙書作五曰思。思。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旣作。思慮亦本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霧亂。彼傳曰。思心旣霧。牛旣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猶亂之咎也。皆其證矣。又律歷志。宮爲土。爲信。爲思。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義正與此同。下文貌言視聽以爲心。主心上亦當有思字。漢紀孝武紀曰。宮爲土。爲信。爲思心。此尤其明證。今本作爲思心。下爲思而衍。

不可以終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念孫案。不可以終。各本及左傳並同。景祐本作何以終世。僖十一年左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終。轉是後人以左傳改之也。

天庠

趙孟曰。天庠。念孫案。天當從景祐本作天。下文其幾何。正承天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誤。

丙之晨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爲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爲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亦作丙之晨。韋注。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曆志引傳作丙子之辰。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曆志亦本於劉歆也。

介夏陽之隄

是時號爲小國。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念孫案。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搖搖

鸛鶴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搖搖爲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卽遠貌。遠哉搖搖。猶言殆哉岌岌耳。漢書攷異曰。春秋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

河陽

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念孫案。河陽當作陽阿。外戚傳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案地陽阿屬上黨。阿陽屬平原。師古以陽阿爲平原之縣。失之。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高祖功臣表。陽河下。

無冰

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念孫案。無當依上下文作亡。此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亡。其或作無者。卽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

共御

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已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念孫案。下文云。改行循正。共御厥罰。又云。人君能循政。共御厥罰。則禦災之說是也。

故鄭注五行傳共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

故冬華華者

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念孫案故冬華華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

而葉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摻結。大如彈丸。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師古曰摻繞也。摻音居蚪反。念孫案葉本作莎。先禾反。即爾雅所謂蕩侯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不得泛言雨草也。相摻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摻結。不專指葉言之。後人不知而之讀為如遂不得其解。而改莎為葉其失甚矣。而莎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太平御覽皆徵部四。引此誤與今本同。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孝平紀云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莎相摻結如彈丸。皆本漢志。今據以訂正。

不然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對曰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失古佚字各本皆作洩。今從景祐本及文選求。自試表注引改。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

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卽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念孫案：師古以不然爲不如所諫，自修改，非也。終已不改，已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變，卽師古所謂危亡也。故下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爲不從諫，則與下文不相實。注故又加國家危亡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墨子辭過篇：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雪

元鼎二年三月雪。念孫案：上下文皆言雨雪，則此亦當有雨字。雨于具反。太平御覽卷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

建昭 三月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念孫案：建昭四年當爲成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爲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卽蒙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爲三月。不知漢時行親蠶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書禮儀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

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明證。

十月 霍皇后廢

宣帝地節四年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宣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誅霍禹事。皆在七月。太平御覽各徵部五引此志。亦作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在十月後。故刪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爲七月之譌也。宣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太平御覽引此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臨延登受策

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念孫案臨延登受策。本作臨拜。延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無拜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

力政

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又游俠傳。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又南粵傳。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又藝文志。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又吾邱壽王傳。

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又東方朔傳。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師古皆無注。念孫案政讀爲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爲政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並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霸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夫人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念孫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

專祿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念孫案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

綏和二年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念孫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念孫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嵒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嵒而水潰出也且上下文皆紀山嵒之事則此亦當有嵒字明矣文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嵒大水潰出

脫一字

京房易傳曰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念孫案開元占經馬占引此亡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羊傳

夫死父 下不壹 足多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斂棺積六月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念孫案見夫死父當作見死夫死父今脫一死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死夫與父是其證又下文曰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又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念孫案下不壹當爲上不壹人首在上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一也是其證足多當爲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共匈而言故曰手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濫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

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

十月 門衛戶者 而覺得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旬盾禁中而覺得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字之誤也成紀曰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也又案門衛戶者當作門戶衛者言門戶之衛者皆莫之見也今作門衛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衛者又至旬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案此當作至旬盾禁中句覺而得句卽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其明甚著

其明甚著念孫案其當爲甚謂所陳災異之象甚明甚著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

左氏春秋日食分野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食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傳寫譌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魯衛分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衛也故曰齊衛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爲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分。若作趙。則爲胃之分野。胃爲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爲五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月當爲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爲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爲二日。穀梁以爲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辨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爲晦日。或以爲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左氏以爲朔

十六。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又書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爲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爲二日。凡春秋日食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食。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食。劉歆以爲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食。劉歆以爲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食。劉歆以爲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食。劉歆以爲三月晦。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食。劉歆以爲五月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食。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爲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隱者十八。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二日者十六。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齊衛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食三十六之內。故不數也。尙缺其二。蓋一爲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一爲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爲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衛分可矣。桓公十七年食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二月當爲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衛也。奎魯也。故曰魯衛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爲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爲二月。而左氏以爲二日之十八。遂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

漢書第六

地理志

以建萬國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達于沛

浮于汶。達于沛。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尙書言達于某水者。今文尙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間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已詳言之。

達于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念孫案。河當依說文作荷。師古依文作解。而不知其謬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作泗。今本譌。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荷。尙書史記皆譌作河。自韻會舉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闔百詩胡朏明言之益詳。毋庸復辯。地理志字荷多作荷。下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及

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是也。水經注亦作荷。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荷水在南五經文字云。荷古本亦作荷。

逾于洛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尙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雍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尙書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衛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家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寢。其秩然不紊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爲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瀍澗。其川雒雒。今本煇作榮。見高紀榮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黽池。新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辯。古文尙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獫狁

東北曰幽州。其藪曰獫狁。念孫案獫本作奚。此後人依職方氏文改之也。杜子春讀獫爲奚。是奚爲本字。獫爲借字。故班志作奚。下文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藪。是其證。說文藪字注。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若志文作獫。則注當云獫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

七年

京兆尹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念孫案七年當爲十年。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是其證。

古國有扈谷亭

右扶風酈。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念孫案古國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啓所伐。卽承此扈字言之。甘誓正義及史記夏本紀索隱正義引此志並曰扶風酈縣。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又案有扈谷亭。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酈有扈谷甘亭。玉篇續漢書郡國志曰右扶風酈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水經渭水注曰甘水北逕甘亭。亭在水東。酈縣南。昔夏啓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

澹水

有澹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澹音決。念孫案澹當爲澹。字或作澹。通作勞。史記封禪書曰霸產長水。澹澹涇渭。說文曰澹水出右扶風酈。北入渭。水經渭水注曰澹水出南山澹谷。郊祀志北逕酈縣。故城西。又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卽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右扶風酈。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澹水。

非滴水也。又案說文。滴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司馬相如傳。豐鎬潦瀋。師古曰。潦水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地理志。鄠縣有滴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滴水在京兆杜陵。此卽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爲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水經渭水注曰。沈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西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瀋水。將鄠縣瀋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案師古以沈水爲沈水之譌是也。但未知地理志滴水乃滂水之譌。故明知鄠縣無滴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疑。

惠公

雍。秦惠公都之。念孫案。惠公當爲憲公。憲。古德字也。史記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始皇紀同。封禪書曰。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志同。詩譜亦曰。秦德公徙於雍。憲惠字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史記陳杞公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憲亦憲字之誤。而師古不云憲。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爲惠矣。

所都

枸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念孫案。都本作邑。後人改之也。上文美陽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卽其證。景祐本正作邑。詩譜正義。文選北征賦注。引此並作邑。

脫四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縣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

漆今本沮漆誤作漆沮辯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爲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隗之卽而但曰芮隗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並有此四字

至南鄭

武功斜水出衙領山北至渭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念孫案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渭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皆南流。

伊水出 汝水出 灌水出 毋皿水出 女水出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句東北入雒。念孫案出上當有所字。言此山爲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續漢書郡國志。則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又汝南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辯見後。淮水下。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山。毋皿水出。留川國東安平下云。菟頭山。女水出水經淄水注引。出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入。

雍州

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州字後人所加也。西虢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春秋時爲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上文右扶風雍。秦憲公都之。舊本憲譌作惠。辯見前。惠公下。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曰。西虢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西虢在豳。則羅泌所見本尚無州字。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理志。以爲西虢地。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爲西虢地。故曰西虢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爲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春秋

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念孫案地理志述春秋時事。皆不加春秋二字。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爲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爲春。後人遂改爲春秋耳。

晉武公

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念孫案武公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涑水注云。左邑縣故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子燮改爲晉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正義引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乎。

班氏

襄陵有班氏鄉亭。念孫案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犢之邑也。故其地有犢氏鄉亭矣。據此則善長所見本作犢氏。而今本作班氏。廣韻犢字注曰。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卻犢之後。然則犢氏爲卻犢之後。而襄陵又爲犢之故邑。故其地有犢氏鄉亭。作班者非也。蓋犢字或通作讎。論志氏姓與班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犢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則所見本已誤爲班矣。篇作卻讎

河主

太原郡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念孫案河主當爲句注。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肝無拘。縛作朋。冀州從事郭君碑。調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故從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淵說文。柯字解。引作朋。盡執。柯今本作盡。執拘。攻工記。姆胡之箭注。故書箭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箭。說文。敘曰。廷尉說律。

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而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爲河主二字也。又案後雁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兩記之。史記劉敬傳正義曰。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其證也。賈屋山。在今代州東北。西與句注相連。故言句注賈屋山在北。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是其證也。趙世家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而張儀傳曰。趙襄子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或言夏廬。或言句注。蓋二山相連。遂得通稱也。

入海

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念孫案。入海。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故改入漳爲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水經濁漳水注曰。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則此文本作入漳明矣。

大甌谷

沽。大甌谷。清漳水所出。念孫案。甌當爲甌字之誤也。甌卽要領之要。玉篇。甌與要同。於宵切。又於笑切。漢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屈道要。要字作甌。上缺一點者。省筆耳。此大甌谷。當讀要領之要。謂谷之中廣者也。

後北地郡有大夏縣師古曰夏即古要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文曰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海經水水經曰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譌作颯是大夏為大夏之譌颯與夏字形相似經補之譌為夏後漢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要為孟字之譌此因孟而變字師古無音至後北地郡大夏始龍聲相近而借龍為孟因譌為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音一遙反是則大夏谷之夏唐時本已譌作龍矣

滎陽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念孫案水經云沁水至滎陽縣北入於河即本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汜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汜即此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也若僅至武德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南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得言過郡三矣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潞縣過穀遠隋氏並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並屬河內滎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

內黃澤

河內郡蕩蔭蕩水東至內黃澤念孫案此文本作蕩水東至內黃入黃澤下文魏郡內黃應劭曰黃澤在西下文曰羸水亦至內黃入蕩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說文曰蕩水出河內蕩蔭東入黃澤水經曰

蕩水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理志。

保忠信鄉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念孫案鄉當爲卿。王莽傳曰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大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是保忠信卿乃官名。非地名也。若作忠信鄉。則義不可通。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不誤。保忠信卿乃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

二十二年

雒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念孫案二十二年當依春秋作三十二年。

有筦叔邑

中牟有筦叔邑。念孫案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續漢書郡國志曰中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於管。杜注曰。蔡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水經渠水注曰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皆本地理志。

范

東郡范念孫案景祐本范作范此古字之僅存者漢廬江太守范式碑碑額篆文亦作范今則范縣范姓字皆草無從竹者矣

南燕

南燕南燕國念孫案上南字涉下南字而行國有南北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於戰國時為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又秦策王舉甲而攻魏拔燕酸棗虛桃人高注曰燕南燕也史記高祖紀曰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曹丞相世家曰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郡燕縣灌嬰傳曰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漢書並同後漢書樊儵傳曰徙封燕侯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燕本南燕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曰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姑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之與上文不合皆其證也通典州郡十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郡縣志云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則依誤本漢書改杜李所見漢志皆衍南字隱五年左傳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燕國則唐初本尚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則所見本亦不誤今據以訂正

二年

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念孫案二年當爲四年。水經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云元始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漢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周承休侯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元始四年爲鄭公。

鯛陽

通雅曰。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鯛陽。孟康曰。鯛音紂紅反。襄四年左傳注。繁陽楚地。在汝南鯛陽縣。鯛音紂。每訝其奇。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鯛陽。注。鯛音紂。廣韻鯛字下云。又直冢直柳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紂紅而訛失其下紅反二字也。錢氏曉徵漢書考異曰。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敬侯劉到。曾孫鯛陽公乘咸。師古曰。鯛音紂。按鯛從魚同聲。不得有紂音。地理志鯛陽。孟康曰。鯛音紂紅反。正合同聲。俗儒不通翻切。妄謂鯛有紂音。大可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鯛爲紂。紂下紅反二字。乃後人妄加之也。請列七證以明之。玉篇。鯛直壘切。又直久切。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略。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紅。則孟康音紂可知。其證一也。廣韻平聲一東。鯛徒紅切。引爾雅。鯉。大鯛。上聲。二腫。鯛直隴切。魚名。皆未引鯛陽縣。至四十四有鯛除柳切。始云鯛陽縣在汝南。集韻類篇竝與廣韻同。則是地理志之鯛陽。孟康但音紂。其證二也。顏師古注高紀曰。鯛陽音紂。違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然則鯛陽音紂。師古方不解其意。則其爲孟康之音。而非師古所創甚明。其證三也。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有鯛陽。吳祐傳。鯛陽侯相。李賢注並曰。鯛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

銅陽何超音義曰。銅音紂。若孟康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臆見。卽不以音紂爲常。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更無他音。則孟康與師古竝音紂。其證四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河南道引漢志。銅陽屬汝南郡。銅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字。其證五也。襄四年左傳釋文曰。銅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釋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反。其證六也。又考景祐本汪本地理志。銅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加。實自明監本始。其證七也。汲古閣本亦無紅反二字。蓋從舊本也。說者皆謂銅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古音在東部。東部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從由爲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爲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易通卦驗融作調。見左傳正義調從周聲。古讀苦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離騷七諫。韓子揚推篇。竝以同與調韻。銅從同聲。而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離。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銅從同聲。面亦讀如紂。說文銅讀若綉。權從衣龍聲。或作權。從衣賣聲。賣字古音在幽部。龍字古音在東部。則權字卽是東幽兩通之字。銅讀若權。固宜其轉入幽韻而音紛矣。洪範曰。擘之擘。音武工反。而其字以矛爲聲。尻字以九爲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讀如穹窮之穹。此諸幽部之聲。而讀入東部也。牢字古讀若留。而說文從冬省聲。犛字從狙聲。古讀與狃近。而齊風遭我乎狃之閒兮。漢書地理志引作蠟。其字以農爲聲。此諸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銅之音紂乎。

樂家

博陽莽曰樂家。念孫案樂家水經潁水注作樂嘉。於義爲長。

脫四字

定陵高陵山。汝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念孫案此下脫莽曰定城四字。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定城。是其證。

北筮山

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念孫案宛縣故城爲今南陽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爲聚筮。筮卽澁字也。水經清水注曰。清水左右舊有二澁。所謂南澁北澁。澁者水側之漬。楚辭九歌注。澁水涯也。聚在消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聚。則此當爲北筮聚明矣。

蔡

舞陰中陰山。說文作中陽。觀水所出。東至蔡入汝。念孫案蔡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觀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真證。今觀水東北過上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縣西。

比陽

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今本水經作泚水。云：泚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趙氏東潛曰：案泚陽。漢志續志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譌。後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於泚水。西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泚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念孫案：作比者，正字。作泚者，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泚陽，則當音且禮反。今注內無音，則其爲比字甚明。何得指爲傳寫之譌乎？洪氏隸釋載漢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舉廉比陽長。又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豈亦傳寫之譌乎？水經曰：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今本作泚非。據新校本改。泄水從南來注之。善長駁之云：比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耳。比與泚同音。故水經誤以爲壽春之泚水。若字本作泚，則不得有斯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比水或謂之泌水。唐置泌陽縣。即因水以立名。漢比陽故城，即在今泌陽縣西。比泌一聲之轉。猶壽春之泚水，或謂之涇水也。若本名泚水，則不得轉而爲泌矣。後漢書和帝紀：劉聖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竇皇后紀。桓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譌作泚陽。比作泚。因譌而爲泚。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譌作方據。篇內三分字改。章子與荆人夾泚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泚水。蓋後人多見泚。少見比。故泚譌作比。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泚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相合。光武紀作泚。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爲非。而唯誤本水經是從。慎矣。

有長城

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念孫案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史記齊世家楚方城以為城案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兩陽葉縣南

魯山

魯陽魯山澠水所出念孫案魯山當為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曰澠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曰澠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澠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澠水所出

脫四字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念孫案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為魯山水經注曰澠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

淮水出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念孫案淮當為灌即下文灌江北至蓼入決者也水經決水注曰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舊本此下有即淮水也四字乃後人惑於誤本漢書而妄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為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刪許慎曰出雩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之中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蓋謂林中乃後人所改辯見史記

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亦於蓼入決。據此則灌水為灌水之誤明矣。今灌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決水，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南，雩婁廢縣在商城縣東北，蓼縣故城在固始縣東北。全氏謝山、趙氏東潛，竝以為班志原是淮字，淮水即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余案說文：灌，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若灌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且信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言淮水出東陵鄉，下言灌水入決，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即為灌水乎？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為淮，不必曲為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雩婁縣下復有灌水，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

陶邱亭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今本水經濟水注曰：菏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在定陶西南。今本譌作禹貢定陶西陶邱亭在南，是其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

錯叔繡所封

沛郡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景祐本錯叔繡下有文公二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諡而刪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諡。周公之

證曰文固與文王同諡矣。魯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諡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憑臆妄刪乎。水經泗水注云公邱縣故城在滕西北。地理志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正與景祐本同。路史後紀十叔繡下亦有文公二字。

垓下

洩垓下高祖破項羽。念孫案垓下下脫聚字。續漢書郡國志曰洩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水經淮水注曰洩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理志。高紀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洩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紀但言垓下者。猶上文言瓘鄉。高祖破黥布而黥布傳但言瓘也。此記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瓘鄉垓下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育成

莽曰育成。念孫案育成當爲彘成。字之誤也。師古曰洩音彘。是洩彘同音。故莽改洩爲彘成。猶上文鄆縣之改鄆城。斬縣之改斬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爲彘城是也。汲古閣本作有城亦誤。

沙

魏郡沙。續漢書郡國志同。水經濁漳清漳二水注。沙竝作涉。趙氏東潛曰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念孫案趙說非也。水經清漳水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

注云地理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則涉縣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沙河之名乎。魏志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郡縣志云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為名。太平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沙縣。後改為涉縣也。趙氏以兩漢志皆作沙。遂謂涉縣本名沙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石侯綰後更為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

市樂

鉅鹿郡新市。莽曰市樂。念孫案市樂當依水經濁漳水注作樂市。

沮水 黃河

常山郡元氏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念孫案沮當為泚。字之誤也。凡隸書從氏之字。或作互。又作巨。故泚字或作互。玉篇曰泚俗作互。又作沮。形與沮字相似。因譌而為沮。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秦祗侯陳錯漢表祗作祖。亦是祗。或作祖。因譌為祖也。下文濟水東至廩陶入泚。風俗通義譌作入沮。是其明證也。說文曰泚水在常山。郭璞注北山經曰今泚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本地理志。則沮水為泚水之譌甚明。而泚字師古無音。至下文洩水東南至廩陶入泚。始云泚音脂。又音丁計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泚水上。索隱曰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注。似唐時地理志泚字

已譌作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李善注曰。漢書恆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唐時本尚有作泚者矣。又案北山經注。言泚水入漳。而此云入黃河者。蓋本借章爲漳。禹貢至於衡漳。地理志漳作章。又漳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爲黃也。隸書章字作章。黃字作黃。二形相近。漢之堂陽。卽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水經曰。漳水過堂陽縣西。非河水所經。地理志亦不謂河爲黃河也。而文選注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北谷

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義門讀書記曰。北谷卽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史記正義作得恆山坂。名飛狐口。念孫案飛狐口。無北谷之名。北谷疑當作代谷。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史記趙世家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坂。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灤水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蓋恆山與代谷相連。故竝及之也。太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買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石濟水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念孫案濟水上衍石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濟水

爲四濱之濟則濟上本無石字明矣續漢書郡國志曰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

世祖卽位更名高邑 明帝改曰漢陽

鄗世祖卽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念孫案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考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葭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殤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清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汝南郡潯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鄴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侯更名湖陸沛郡敬邱明帝更名大邱芒縣世祖更名臨睢清河郡厝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厝改曰甘陵勃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更名厭次千乘郡和帝更名樂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武陵郡索縣順帝更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更名漢昌安險章帝更名安憲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梁國菑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注則鄗之更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

白陸谷

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考異曰說文作白陘谷念孫案作陘者是也爾雅曰山絕陘考河北八陘有白陘之目見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陸谷則義無所取蓋俗書陘字作陸與陸相

似而誤。

魁題

清河郡魁題師古曰魁古莎字廣韻集韻亦作魁引之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莎音魁當爲魁說文沙或作沁故鬱從沙聲而或作魁今作楚者魁之省文也隸書心字作心與止相似而誤此少也讀若輟

也

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念孫案也字涉注文入涑也而衍

水亦至范陽

水亦至范陽入涑念孫案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涑也說文曰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今本涑字譌作涑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水經易水注曰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又巨馬河注曰巨馬河即涑水也此易水入濡濡水入涑之明證師古所見本已脫濡字乃內爲之說曰言易水之至范陽入涑也斯爲謬矣又案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此濡字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於反昭七年左傳盟於濡上是也而師古曰濡者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爲遼西之濡矣又案遼西之濡字本作湏說見後血水下

南東

良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念孫案南東當爲東南。

民曰

勃海郡城平。虛沱河。民曰徒駭河。禹貢錐指曰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故不言漳。漳沱。仍曰徒駭。念孫案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爲或曰。字之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

五百六十里 八百九十里 七百五十里

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念孫案五百上脫行字。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今本竝脫行字。

二年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景帝二年爲郡。念孫案二當爲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曰。濟南王辟光。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於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

臨樂子山 至蓋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今本泗水作池水。以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已辯之。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念孫案臨樂子山。子字涉上注肥子國而衍。自景祐本以下皆作子。毛本又譌作于。臨樂山。在今沂州蒙陰縣東北。說文云。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水。經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引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是其證。又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或云出臨樂山。是洙水沂水同出臨樂山。故志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也。至蓋當爲至下。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旣言洙水出蓋。則不得又言至蓋。且水經與注。竝言洙水至下縣入泗。下縣有泗水。而蓋縣無泗水。又不得言至蓋入泗也。今本水經注引地理志作至蓋。此後下文言泗水出下。下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洙水至下入泗水。而今之洙水乃在曲阜縣北。上源旣不遠。而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漢志水經故道迥殊矣。

丹

東萊郡膠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念孫案下丹字衍。

沂

曲成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念孫案沂非縣名。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水。皆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爲至計斤。計斤縣屬琅邪。因脫去計字。後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入海。玉篇。除之切。治水卽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卽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

南流至平度州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即墨縣西。至膠州之麻灣口入海。大沽河。卽古之姑水也。昭二十年左傳。姑尤以西。杜注曰。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齊乘曰。姑卽大沽河。尤卽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沽入海之處。卽漢計斤縣地。則沂爲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雁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曰。治音弋之反。左傳作尤。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而全氏謝山。乃謂漢志說文皆誤。以沽水爲治水。是未曉古音。而輕議前人也。

東至

琅邪郡邦。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邦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海倉口入海。

黝

丹陽郡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黝。其音同。念孫案說文曰。黝。黑木也。從黑多聲。丹陽有黝縣。又曰。漸水出丹陽黝南蠻中。東入海。則地理志本作黝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黝。黝從多聲。於古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幽部。幽部之字。無與支歌部通者。黝字不得借作黝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耳。各史志或作黝。或作黝。其作黝者。皆爲誤本。漢志所感。玉篇黝字。

無伊音。廣韻黝於脂切。縣名。屬欽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鄖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餘水自餘汗北至鄖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灤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爲牽水。隸書牽字或作𠂔。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竝通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未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當爲入湘。湖湘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未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郴縣有未水。出未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滇陽入匯。秦讀爲湊。師古曰。匯音胡罪反。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念孫案。匯皆當爲湮。字之誤也。湮讀若匡。隸省作湮。說文曰。湮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湮浦關。爲桂水。出字舊本

譌作山山上又脫南從水匪聲。又曰：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漚。漚字或作匪，形與匪相似，因譌而為匪。案方

言南楚溱之閒，郭璞曰：漚音匪。匪水在桂陽，水經曰：漚水出桂陽縣盧聚。今本譌東南過含漚縣，南出

漚浦，關為桂水。史記南越傳：出桂陽，下漚水。今本譌漢書作漚水。水經注曰：漚水，山海經謂之漚，漚與漚

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匪，則聲與漚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

淮亦漚之譌。下文有含漚縣，南海郡有漚浦關。舊本關譌作實，今其字正作漚，不作匪也。又案漢成陽令

唐扶頌曰：賦政於外，爰及鬼方。匪夷來降，寇賊逃亡。匪即漚字。漚夷，謂漚水上之夷也。上文云：除豫章、鄴

陽、長夷、粵、拊、攬、伎、強、難、化、君、奮、威、颯、武、視、目、好、惡、蠻、貉、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漚水發源於連州

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西江於漢為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拊、攬。又云漚夷來降

也。而隸釋乃讀漚為匪，而以為漚澤之盜。漢隸字原又讀為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

文，則此志之漚水，明是漚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匪。唯含漚縣漚浦帥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

者多見匪，少見漚，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桂陽。漚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為水名，故加林字

耳。水經曰：溱水過漬陽縣，出漚浦關，與桂水合。即漚南入於海。注云：溱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餘

條^上下文武陵郡。罽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傳正義引此已有林字。水經曰。離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鬱水。是其證。今離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涿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王。故塹山湮谷。改爲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即前漢之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而下一字不改。